

01

她出轨9年，出轨对象是她的前男友。两人在20多岁的单身年纪，有过一段情感交集，当时男方一无所有，她父母也不同意他们在一起，用她的话说：“那时年幼，很多时候，自己也没主见。”

错失彼此后，男人去南方闯荡，搞销售，做培训，直至后来自己创业，结婚生子。她留守在家乡，进入体制内工作，遇见门当户对的丈夫。

9年前，男人把事业拓展到家乡，所以三天两头回她生活的城市办事。那时，她刚生完孩子，因为家庭琐事和养娃代沟，和婆婆矛盾剧增，和丈夫关系日益糟糕。一来二去，她和那个男人又在一起了。

“都知道回不去了，彼此的婚姻也都进入了怠倦期，都懒得解决自己家庭内部的矛盾，所以就把对方当成自己不幸的出口。”

她说，出轨这些年，他们每隔一两个月见一次面，都是他回老家办事时，抽空和她约会。他们去人烟稀少的地方吃农家菜，或者开车到邻市手牵手逛街，抑或躲到山间的宾馆里颤栗。一开始，她也忐忑过，挣扎过，自责过，为自己不齿过，甚至很多次想过彻底断了算了。

“最终还是死灰复燃。”偷情——这一脱离庸常生活柴米油盐和一地鸡毛的本能欲望，一次次战胜她为人妻为人母的道德和责任，推动她奔赴在一直出轨的路上。直到，今年春天，她的身体出现异样。

今年春天，她下体开始出现不规则流血。去医院检查后，被确诊为宫颈癌。对妇科略微有些常识的女人知道，90%以上的宫颈癌，是高危型HPV（人乳头瘤病毒）持续感染造成的。而高危型HPV感染，多和性行为有关。

“我至今无法确定，到底是不是他传染给我的。我感到最绝望的是，他知道我患上宫颈癌后，就渐渐消失了。”她说，当她把患癌的消息告诉那个男人时，那个相识15年的男人，那个给她送过这样那样礼物的男人，那个床上口口声声说爱她的男人，就不愿再见她了。

她在父母和丈夫的照料中，捱过了手术。幸好，癌症发现得早，还没有扩散，甚至不用切除整个子宫，只需要切除宫颈。她说，有天下午，她从病床上醒来，风吹动窗帘，一缕阳光照在床单上，往事排山倒海地袭来，她忽然泪流满面：老天用一场癌症，对她进行惩罚，又对她给予警醒，是为告诉她，再也没有比生死更大的欲望。

三段生死爱情故事，三个女人的爱情命运

文·刘娜
李仙云

02

曦帅气潇洒，在一次和朋友聚会上认识了媛。那次，当大家饮酒碰杯，聊得正欢时，她看到媛离开了餐桌，在他不经意回头的一刻，他怔住了。饭店门口，一个满身污秽、面容憔悴的爷爷，手里捧着一个破塑料盒子在乞讨，门卫正像看到“瘟神”一样一脸厌弃在驱赶。媛迅速走了过去，手里握着50元放在了那个塑料盒里，爷爷看到那张“大票子”，忙不迭拱手道谢。

媛娴静文雅，说起话来柔声细语，曦和她很聊得来。曦觉得，媛就是那个“蓦然回首，伊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，自己一直在内心寻觅的那个人。那次聚会之后，曦隔三差五就约媛吃饭或看电影，有时陪她逛商场。那年夏日，他们去云南大理和西双版纳旅游，看到孔雀开屏那美妙绝伦的瞬间，他开心地抱起她在原地转圈，附在她耳边轻声说：“媛媛，和你在一起，我每天的日子都像‘孔雀开屏’般美好，我要娶你，爱你一辈子，不对，是生生世世！”

他们双双坠入爱河，爱得如胶似漆。可这世间，福与祸像一对孪生兄弟，如影随形。有天媛突然接到曦妈妈打来的电话，告诉她曦出了车祸，正在急救。

媛心急火燎赶到医院，手术室外，媛搂着已浑身吓软的曦妈妈，内心像在地狱的油锅里煎熬。终于等到曦被推出手术室转入重症监护室，看着还处于昏迷中的曦，媛立刻去找主治医师。医生得知她是患者曦的未婚妻时，叹息道：“你男朋友脊髓粉碎性骨折，脊髓的损伤目前还没有办法修复，你们家属要有思想准备，他如果恢复过来，可能接下来就不能走路了……”

从医生办公室走向病房，媛的内心像经历了一个世纪，她迅疾拭去眼泪告诫自己，无论曦醒来是什么状况，她都会陪在他身边，永不放弃！

曦在父母和媛的精心照料下，身体在一点点恢复。媛每天陪他做理疗，还给他揉搓麻木僵硬的双腿，陪他一起做“生活自理重建”的康复训练。

有天，媛对曦深情地说：“我们结婚吧，可能我父母那关有点难过，但你知道，我们谁都离不开谁，除了你，我谁也不嫁，嫁给谁我都不会幸福。这段感情我们一起努力，好不好？”曦看着一脸坚决的媛，含泪点头。

出院后，曦拎着大包小包的礼品，坐着轮椅去找媛的父母提亲，她父母尽管很是和善，但一提到婚事话题就僵住了。倔强的媛也撂下一句狠话：“我除了曦谁都不嫁，你们也知道我性格，决定了的事就一条道走到底，你们再这样就等于把我往绝路逼。”她父亲怒气冲冲对曦嚷道：“想让我女儿嫁给你，除非你站起来走到我面前。”

曦艰难地在轮椅上双手撑起试图站立，一个趔趄身体失去平衡，跌到地板上，他就那样在地上匍匐着，眼里泪水潏潏，一点一点爬到媛父亲的脚下……

那一幕，冰河都能为之融化，媛的父母被深深打动了，一家人抱头痛哭，也决定一起面对生活给他们出的这道难题。

曦是“脊髓损伤者希望之家”的骨干成员，他和媛牵手已走过了15个年头，他们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人，如今他们的儿子已上了初中。曦的父母开着一家汽修厂，曦经常开着电动轮椅去厂里打点生意，他们的日子过得幸福美满。所以不管生活多么残酷，但请一定相信善良，相信爱情，相信阴暗处也依然能照到阳光。

03

我曾经遇见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，他和爱人牵手走过一甲子。

年轻时，他南征北战，参军上学，常年在外，他的妻子留守在家乡，生养儿女，照料父母，省吃俭用，撑起一个家。后来，他们终于结束两地分居的生活，他的爱人却病倒了。他放弃升迁的机会，推掉繁杂的事务，不让孩子们请保姆，一心一意地照顾老妻。他们之间，没有表白，也不浪漫。有的是，漫长岁月里的守望和信赖，寂寞病床前的端屎接尿。

“婚姻是什么？”我问他。

“婚姻是一场敬畏。因为敬，所以畏，所以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老人回答。

“夫妻是什么？”

“夫妻是一场生死。结为夫妻的那一刻，就要做好准备，接纳对方生之痛，病之苦，逝之殇。”

“幸福是什么？”

“幸福是一场警觉。因为要走远路，因为想要幸福，所以要适时警惕欲望，时时察觉膨胀。”和老人的这三个问答，我始终记在心里。

“他病了，穷了，破产了，你还愿当他的情人吗？”“她老了，丑了，患癌了，你还愿意和她搞婚外情吗？”“10年后，你还会为他痛哭流涕、要死要活、痛不欲生吗？”“20年后，你们这段感情还在吗？你还会要和他争个鱼死网破吗？”这样的追问，注定是不讨喜的。

但这样的追问，会让人们在丑陋和破败的语境里，拨开眼前的乱象和迷雾，直抵这样的内核：我们到底是在追寻爱情，还是在迷恋欲望；我们到底是在渴求温暖，还是在彼此残杀；我们到底是在拥抱幸福，还是在制造哀伤。

